

口述

# 五十二年的奥运梦

□ 谢法增

1956年7月上旬,我在聊城一中读初三,有幸代表聊城地区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山东省第一届少年运动会。当时认为自己运动水平很低,抱着重在参与和认真学习的态度,比赛时只要不犯规,能够跑出平时的训练成绩就可以了,没想到竟获得一块百米项目奖牌。

当年11月2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上,苏联长跑名将库兹与英国长跑名将皮里万米决赛中斗智斗勇的经典对决深深打动了我,我开始梦想去



1956年7月,作者在山东省第一届少年运动会上获得的奖牌

现场观看奥运会,盼望有一天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射击名将许海峰获得本届奥运会首金,也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颁奖典礼上,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十分自豪,由衷呼喊“中国万岁”。

1993年,我国未能取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我一时很失望,可后来一想,晚几年举办奥运会准备会更充分一些,效果更好。

2001年7月13日22时11分,我们终于取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权,我感觉非常高兴。

2007年4月17日,盼望已久的北京奥运会门票开始预订,我早早来到位于市城区东昌西路火车站附近的中国银行办理预订手续。刚刚办完,聊城日报社记者张丽敏同志就对我说:“大爷,请您拿好预订单,我给您照张相。”第二天照片就在《聊城晚报》刊登出来,并附有说明:这是聊城市第一份订单。

2008年4月8日,聊城日报社记者洪祥同志来到我家采访。我向他详细介绍了1956年我参加山东省第一届少年运动会的情形,又是怎样萌发在我国观看奥运会的想法;还有1961年4月,在山东师范学院读大二时,我是如何捧着收音机听张之精彩解说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的。4月10日《聊城日报》刊登了《谢法增:我拿到了奥运会门票》一文。

从8月12日起一直到8月24日,我



2008年8月,作者(右一)和外国友人合影

拿着8张奥运会门票,带领家人到北京见证这场伟大赛事的举行。

8月13日,我持续五十二年的奥运梦想真正实现了。那天晚上,在首都体育馆我们观看了中国队和古巴队女排精彩的半决赛。

8月16日晚,我们在鸟巢观看了最轰动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决赛。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以9秒69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奥运纪录和世界纪录,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8月18日晚,在工人体育场我们观看了美国队、日本队女足半决赛,最终美国队取得冠军。

8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上郑重宣布:“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我从内心深深感谢北京奥组委,感谢志愿者。

9月6日,我又在鸟巢观看了梦幻般的残奥会开幕式。

北京奥运会不仅圆了我五十二年的奥运梦,还让我观看了激动人心的“飞人大战”,见到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一些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还有很多明星运动员。我也深深感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外国观众的友善。这一切,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图片由作者提供)

## 故乡的围子墙

□ 刘旭东

我的老家临清市金郝庄镇刘洼村,只有200多口人,一条东西大街,九成以上的人都姓刘。外村人习惯在村名前加个“小”字,谓之“小刘洼”。小村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村小及最近几年连续出了3个国际知名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之外,就是80年前修建的高高的围子墙(亦称寨墙)了。

80年前,我们这个小村出过一个“大官”。说是“大官”,其实不过是负责原来清平县二区东片三大乡的一个民团组织的治安头领,乡亲们称之为“团长”,手下有200多人。当时,军阀割据,烽烟四起。为了自保,也慑于团长的势力,从南往北直到相邻夏津县的昌庄等三大乡18个村的村民都来给刘洼村修筑围子墙。村子四周打好地基,挖壕取土,用多人以绳吊起的石磨一层层夯筑而成。就地挖土夯筑,挖土的地方就成了壕沟。从沟内往上看,墙显得更高更大,很陡,外面人不容易攀爬,易守难攻。从1943年春天开工,用了半年的时间,围子墙竣工。围子墙高大厚实,底部宽5米,高7米,顶部2米,能在上面走车跑马。顶部沿主墙外侧有高4尺、宽1尺6寸的小墙子作为掩体,每隔10米留垛口,供守卫人员射击、投弹之用。

围子墙围了本村一圈。小村呈正

方形,东西南北长各约400米,四面墙角都建有防御式的房子,谓之“炮台”。围子墙建有东西两寨门。寨门用厚木板做成,坚固耐用。围子墙建成两年后,1945年的阴历七月十八,小刘洼迎来解放。

小刘洼解放了,围子墙却站立了几十年。随着时代发展,村子外扩,村民盖房搭屋取土,围子墙渐渐被平掉,现在只剩下村东北角十几米长、两米多高的一段遗迹,也早已被风雨冲刷得宛如一个土丘。村子西南、东南和村北,还有寨壕(围子墙取土形成的壕沟)存在,不过也淤积得只有多半人深,里面栽满了杨树。

早年的围子墙,是孩子们的乐园。围子墙上,长满了各种野生植物和花草,“婆婆丁”“节节草”“牻牛墩”“害眼棵”“热菜秧子”,还有生命力极强的榆树、枣树和臭椿。每年从春天开始,村里的孩子就在围子墙上割草、放羊、做游戏,一直到秋天。我家在村后,离围子墙很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最爱和小伙伴们到围子墙上去玩。夏天,墙内高大的柳树树荫遮蔽了骄阳。我们喜欢在上面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把油布往上一铺,躺在那里任凉风吹拂,听知了鸣叫。放学后,我爱带着书本,爬上墙顶,两腿跨上去,骑在高处背诵课文。我自幼喜欢音乐,也常常拿了笛子、口琴在围子墙上吹。有时过了吃饭的时



刘洼村围子墙遗迹

间,母亲在家找不到我,就会到围子墙上来找。到现在,我晚上做梦,还不断梦到那高高的围子墙呢。

小时候,除了两个寨门外的地方,四面寨壕是相连相通的。里面存满了雨水。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那里玩耍。我在里面学会了游泳,偶尔还能抓得一两条小鱼儿。

后来,我长大了,开始盖房子娶媳妇。因老宅子紧靠着围子墙,取土太方便了。四间土坯房全都是在院子里打坯、和泥。我现在所住的这一排还算不错的房子,地基就坐落在围子墙底上。

因墙底坚硬无比,索性一夯也没打就直接盖了房子。房子盖成了,我在房后沿着寨壕边平整出一条长长的平台。茶余饭后,我就出了后门,在这平台上来回散步。

那年春节,儿子从日本留学归来,拿起相机就拍了这段仅剩的围子墙。我说:“老寨墙就剩这一点点儿了,拍这有啥用?”儿子看着相机里的影像,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也没啥用。就是在外边,经常想起自己的老家,想起老家的围子墙。”

(图片由作者提供)